

纯棉时代 亲爱书系

纯棉母亲

赵婕
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

纯棉时代·亲爱书系

纯棉母亲

赵婕 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纯棉母亲 / 赵婕著.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5.4
(纯棉时代·亲爱书系)

ISBN 978-7-5177-0122-4

I. ①纯… II. ①赵… III. ①家庭教育—文集 IV. ①G7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50554号

书 名: 纯棉母亲

著作责任者: 赵 婕

出版发行: 中国发展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16号8层 100037)

标准书号: ISBN 978-7-5177-0122-4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5.5

字 数: 84千字

版 次: 2015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联系电话: (010) 68990535 68990692

购书热线: (010) 68990682 68990686

网络订购: <http://zgfcbs.tmall.com/>

网购电话: (010) 88333349 68990639

本社网址: <http://www.developress.com.cn>

电子邮件: mayinghua158@163.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本社图书若有缺页、倒页, 请向发行部调换

序一 母亲的发现

◎ 温儒敏

对于孩子还在上幼儿园或小学的那些父母，对乐于思考生命和情爱的读者，这套书是很“有用”的。

以《立木与宝猪》为例，该书记载了一个年轻母亲对孩子成长每一步的呵护和观察，其中有许多欢喜、慰藉、困扰、苦恼……等于是孩子的成长日志，又是母亲对自身角色的思考。

里边许多“母亲的心得”是鲜活感人的，那些从琐碎平凡的生活中悟得的“道理”，每个母亲都有兴趣，因为她们也可能碰到，感同身受，读了很自然会跟着去反思。

比如，多数父母可能都认为教育主要就意味着学业，家里只是辅助，而本书认为孩子是需要父母恒久费心的，不能依赖学校，想想，如果父母二对一都无力或者无心，怎能指望老师一个人对几十个学生还能耐心有加？

又如，现在整个社会对学校教育好像都不满，孩子对学校的态度也会受影响，可是书中认为既然无法逃避学校

教育，就要让孩子信任学校，不一知半解去批评、抵触学校；即使自己所做的和老师的要求有变通，也要尽量让孩子感觉是老师的体系，不让他迷惑。家长要积极去弥补学校教育做不到的那些部分。

现在人们普遍很焦虑，也就常常告诫孩子对于社会要有警惕防范，例如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等等。本书认为这尽管有些必要，但不宜过度，不要让孩子感到压抑，而应当从小给孩子植入“世界欢迎你”的生命密码，让他确信世界的友善。

书中还建议努力培养孩子的阅读爱好，认为这是良性生活方式，除了可以营造心灵的自由，获得智慧，还能让孩子拥有快乐与尊严。

书中提到，要交给孩子自信，呵护他对生命的感觉，这是随时随地的功夫，是暗中送给孩子的昂贵的礼物，没有价钱标签，只有孩子在生命过程中才能不断体悟。

作者说到，爱、害怕、羞愧、力不从心……所有这些，都要让孩子觉得是人性的“权利”，让他放松自己；而认真做事、善意为人、有主见、自立、敢作敢当等等，这些却要严肃训练，耐心引导。

甚至在一些很具体的问题上，作者也有她的建言。比如，提出不要用“脑筋急转弯”一类的问题来训练儿童智力，这样的问题，很多是对人类智力的滥用，是对人类智力的歪曲。等等。

很多人对诸如此类的“道理”未必不知道，但往往不是心不在焉，就是隔岸观火。读这本书，从一个母亲的角度重新去体验这些熟悉的“道理”，可能就有了新的理解，你甚至会突然醒悟：在孩子教育问题上是多么需要智慧。

书中很多“道理”都是从琐屑的生活中观察得来，并不让人感觉“说教”，也不是常见的“鸡汤”，其中会有困扰与问题，也读得到母亲的无力和无奈。书中写到，“过去父母担心孩子撒谎、不勤奋、品质不高尚，从邻居家的果树下捡一个掉下来的果子吃，也许都会挨父母打骂。今天，我们担忧孩子施暴、担忧他们过早的性行为、担忧他们到黄色网页、担忧他们性取向受到误导、担忧他们被毒品侵染……”这些担忧，书中也许只是提出，并未能解决，但已经压在读者的心头，促使大家去思考、探寻。合上这本书，也许我们会更加意识到，当代社会的多

元和自由是幸事，但对于孩子的教育来说，也增加了难度。父母总有某种潜在的恐惧，他们怕这种不成熟的多元和自由会形成价值混乱，对于孩子的精神发育可能构成某种威胁。

书中写得最多的是孩子，包括孩子的心理、孩子的游戏、孩子的健康，以及家庭和学校教育、各种成长的困扰，等等，这些事都是人们司空见惯、却又未必留心的，赵婕却细细观察，有她的独特发现，这是“母亲的发现”，可以点亮生活的所有角落，让我们普通的生活突然变得有些陌生，而又那样饶有情趣。

书中除了写孩子，还写作者的双亲。那也是自己“为人母”之后才产生的对于双亲的回忆。这时候所怀念的母爱和父爱，是年轻时期容易忽略而且所难于理解的。也就是所谓“养子才知父母恩”吧。赵婕在叙写中饱蘸着感情，写得那样质朴感人。读完全书，我们体会得到作者把“写孩子”和“写父母”放到一块儿的特别用心。

这本书用的是随笔体，或者札记体，样式却有些特别。一节一节地记，不连贯，没有小说那样的情节线索，但又有贯穿全篇的人物，就是孩子和父母；断断续续的生

活叙事中似乎也有不经意的情节，能吸引人读下去，然而全篇都主要是纪实，是纪实性随笔。阅读的魅力还来自那娓娓道来的亲切感，那略带抒情的书卷气，还有女性的细腻笔致，以及在叙事中不时跳脱出来的哲理思索。这一切都在证明赵婕正在探索一种颇有韵味的纪实性随笔。她已经取得了成功。

赵婕到北大读研究生之前，就喜欢写散文，发表过不少作品。几年重理论的学术训练，没有磨掉她的灵性与悟性，却打开了她的视野，她还是一如既往地热衷于创作。和同学们聚会，人人都高谈阔论时，她总是在一旁默默地看着，似乎是局外人，始终在细细地观察和思考。赵婕富于才情，她有特别的敏感和细腻，这也成就了她的作品。这些年她当过互联网白领、出版社编辑、畅销杂志主编，却又频频“跳槽”，原因还是希望能自由地安静地写作。赵婕大概只有在书斋里，在读书和写作时，才最能感受到自己生命的质量。

赵婕已经出版过“纯棉”系列作品，现在再一次用“纯棉”来给新书命名，给人温暖清新的感觉，是母性和女儿性中特有的那种感觉。这位女作家非常享受并持续地

表现“女性”，她的风格是温婉典雅的，远远区别于眼下流行的那些做作的“小资”或浅薄的“小清新”，在当下这个过分物质化、以致粗鄙泛滥的时代，赵婕式随笔的出现，显得独特而珍贵。

2015年1月3日于褐石园

（温儒敏，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教科书总主编）

序二 “博士妈妈”读“纯棉母亲”

◎ 邵燕君

赵婕的“纯棉时代·亲爱”系列结集出版，让我为《纯棉母亲》一书作序。见我惶恐，她说，只是希望同为母亲的我说说自己的感慨。突然想起几年前我们曾经一起策划过一本“博士妈妈”的书，希望约请一些“博士妈妈”说出自己的故事。一方面，借此为自己留下纪念；另一方面，也试图以自己的生命经验建构中国当代知识女性的生育文化和亲子文化。或许我们的愚蠢和智慧，挫败和成长，痛悔和幸运，能为仍处于矛盾焦灼中的年轻姐妹们提供某些借鉴参考。当时文章开了个头，后来有什么事情耽搁下来。感谢赵婕，让我有机会把文章写完。

本书开篇，赵婕写道——“一个女人可以选择不生孩子，并能够保证自己在年老的时候不后悔。一个女人可以选择生孩子，并能够保证自己在年老的时候不后悔。”

“生还是不生”？我相信这是很多事业型的女性一直纠结的问题，有的人纠结到35岁还悬而未决，殊不知其实

到了这种时候，“生得出还是生不出”才是真正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没有赵婕那么均衡。在我看来，生孩子，不需要选择，无论对于男人还是女人。不生孩子才需要选择，尤其对于女人。因为繁衍是所有生命的本能。生命的历史何其漫长，而人类进化的历史并没有多少年，人类能发展到可以选择是否生育的阶段更没有多少年。平时我们在做人时总是要强调个性，尤其在一个男权统治无处不在的社会，女性要想争取一个做“人”的权利，必须敏感地反抗一切男权社会阴险地内化于女人皮肤的“紧身衣”，比如那个被无限夸大的母爱神话，那个排他性的“母性本能”。但在是否生育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矫枉过正。我们是女博士，女学者，事业型女性，但我们首先是人，是女人，是雌性哺乳类。亿万年来自然界的天然法则只需要芸芸众生盲从，不需要说明理由。作为极少数极少数有选择权的人类，如果你选择不生育，却必须给自己充足的理由。但问题在于，有些生命的呼唤是在你30岁的时候听不到的。

以上说法有点近于恫吓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和赵婕笔下的“她”一样，曾经麻木不仁。我第一次怀孕是

硕士毕业参加工作半年的时候。当时虽是新婚燕尔，但内心深处坚决拒绝“已婚妇女”的身份，一心扑在事业上。所以，当看到怀孕的确诊单时，我唯一的感受就是“我怎么这么倒霉啊！”这种“倒霉”的情绪是这么强烈，甚至觉得告诉别人这个消息是一种羞耻。至今想来，让我最惊异的还不是自己的少不更事，而是周围人几乎一致的冷漠淡然态度。从我先生、家人，到单位同事、领导，似乎没有人觉得新婚见喜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大家都和我一样，觉得刚工作就生孩子简直是太没出息了，把这个突如其来的小生命视为一段必须割去的盲肠。

于是从得知怀孕的那一天开始，“做掉”就是唯一的决定，整个事情一直在向一个方向前进，没有一个声音挽留一下那个无辜的生命。遇到的唯一阻遏，是约做流产手术的时候。医生问我：“结婚了吗？”我回答：“结了。”“是第一次怀孕吗？”“是。”她停顿了一下，说：“等下周吧，这周都是实习的大学生。”我还想说什么，她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你着什么急呀？”我想在中国计划生育的“国策”氛围里，作为一个医生她不能再说什么了。在以后的日子里，她的目光，她的语气不断

在我脑海里呈现，我明白了她隐下未说的话是什么：“你以为人工流产是一项全无危险的简单手术吗？为什么不珍惜你自己，不珍惜你合法婚姻的头生子？”这样的诘问可能也一直埋藏在我的潜意识里，所以，我一直没有把怀孕的消息告诉生活在乡下的公婆，虽然我知道他们不会以自己的意见影响“有出息”的儿子、儿媳的决定，但还是惧怕他们所代表的“人之常情”。在我们生活的氛围里，这种“人之常情”被一种很坚硬的东西封闭住了。

直到做手术的那天我一直被这样一种坚硬的东西支撑着，当时有一个女孩很害怕，我大手一挥鼓励她：“怕什么？伸脖子也是一刀，缩脖子也是一刀。”我就这样一副英雄气概地走上了手术台，像以往无数次走上考场一样。那一阵的疼痛撕心裂肺，绝不是她们骗我说的“可以忍受”。几分钟后，我腹中的胎儿化成了血水。亲爱的宝贝，你就这样离开了麻木不仁的母亲，满怀着寂寞和怨恨。从始至终，我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在我成长的那个年代，女孩子被教育要像男孩子一样有泪不轻弹。这没有什么不好，我至今感谢这样的教育让我有能力做一个“大写的人”。但是那种教育确实忽略了告诉我，女人和男人不

一样，女人有做母亲的天性和责任。亲爱的宝贝，我不敢自称是你的母亲，我知道你不可能宽恕我。我只想告诉你，丢弃你是我有生以来所作决定中最愚蠢的、最盲目的，并且是唯一不可追回的。因为，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从悔恨的那一天起，我开始敬畏老百姓的常识。

报应很快来了。两年之后，仅仅两年之后，我就开始很想要孩子，我以为我准备好了，但孩子却迟迟不来了。后来我才知道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或许是生理问题，但更大的可能是心理问题。我认识的女朋友中就有几个，三十几岁了，还毫不犹豫地做人工流产，几年之后又不惜一切代价地做人工受孕。所以我说要孩子的理由在上帝手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母性突然苏醒，然而，这种事绝对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又经过两年的日思夜盼，当宝贝终于到来的时候，我感到是上帝的赐福从天而降。中国有句老话叫“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如果让我说，我只能说“不养儿不知父母爱”。我不觉得自己对他有什么恩，时至今日仍然强烈地感觉到，他来了就是恩惠了。我的一切付出都不需要回

报，因为我那一腔母爱终于有地方泼洒了。那时也正是我们生活最颠簸不定的时候。我随我先生出国，先到新加坡又到美国，国内的工作辞了，在国外又找不到个人发展的空间。“回国还是不回？”是每天不断折磨我的问题。我是一个心事很重的人，特别有长远的“忧患意识”，以致常被乐天派的朋友讥笑“人有远虑，必有近忧”。每一个长远的计划背后都有无数的小计划，但不管如何变化，有一个计划是不变的，就是我们的“B计划”。我的决心很坚定，只要有了宝贝，一切都可以停下来。

特别神奇的是，当宝贝来了以后，我内心立刻变得十分安宁。这安宁不是来自理智的坚定，而是内心的笃定，一副随遇而安、兵来将挡的架势。我想，这是内分泌发生了变化。每天早晨我到海边去散步，海岸上常常空无一人。风平浪静，海阔天空，天地之间只有我和我宝贝，他在我腹中微笑，灿若朝阳。所以，当看到赵婕写的这段话时，我是如此的会心——

“但因初逢的美满，孩子始终是母亲心中的一位贵人。母亲说：‘我们是一见钟情的母子，他君临我的生命，是在我念之最切的时刻；我为他准备好自己，也在他

念之最切的时刻。没有勉强，不是迁就，两心契合，没有时差，我爱这样的相遇。这是带有爱情品的亲情，抑或是带着亲情品的爱情。’ ”

以后的故事很漫长，我最想说的一点是，做母亲并没有妨碍我“实现自己”，“母亲的天职”并不是排他性。我在孩子3个月大的时候回国，5个月的时候上考场考博士，11个月的时候断奶去住校——感谢我的父母，从我手中把孩子接下来，让我可以把自己“整托”了（五天住校，周末回家）。我是幸运的，但我相信祖辈的支持在今天的中国并不匮乏，匮乏的是支持母亲继续自我奋斗的文化。

博士的英语班里有一位比我还大几岁的新母亲，我们两个上课最积极。有一次外教表扬我们，我们不约而同地说，那是因为我们的每一分钟时间都是从孩子身边夺来的。三年后，她和我一样留校任教了。有一次我们在未名湖畔相遇，彼此郑重握手，在对方的眼睛中看到敬意。我的论文完成得很从容，当答辩日期临近时，同学们忙得鸡飞狗跳，我还如常带着父母孩子在昆明湖划船。同学们佩服我的潇洒淡定，我跟他们说，那是因为做母亲的没有资

格患拖延症。我们做一切事必须提早完成，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孩子会生病。如今回忆，我说不清有孩子对我读博士是有影响还是有促进，花时间是必然的，却也使我分外集中。并且，严格执行一周五天工作制，劳逸结合，张弛有度。

当然也有很辛苦甚至痛苦的时候。最难忘的是每个周日临走的时候，我抱着孩子出来，姥姥、姥爷跟在后面。拉开出租车车门，把孩子从怀中撕开的那一刻，我总是不容自己有半分迟疑，果断地对司机说：“走。”有时泪水会随着车外的哭声流下来，但也没有过分多愁善感。因为我知道，后面没有路。所以，我还是感谢从小所受的“花木兰”式的教育，那份坚硬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曾经压抑了母性的柔软，却也在我身后顶了把枪。否则，有一些关口恐怕是扛不过去的。后来博士论文出版的时候，我在后记中写道：“三年来儿子和我的论文一起长大，这本书献给你，亲爱的宝贝，为了那些妈妈不在的日子。”

在某些亲子文化里，这样的经验有可能被夸大为儿童心理创伤。在我看来，如此说法基本是扯淡，至少我的经验如此。儿子今年15岁了，一米八五的个子，虽然经常